

沈鈞文序譯紆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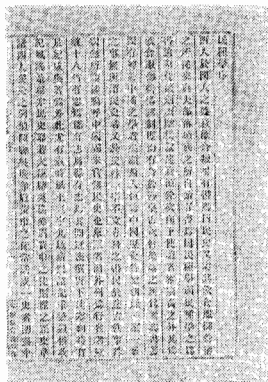
馬 泰 來

林紆早期的翻譯，每附有序跋，頗可見林紆翻譯該書的緣起和感想，是研究林紆的重要資料。阿英《晚清文學叢鈔·小說戲曲研究卷》¹⁾，共收錄林譯六十四種的序跋，最便查檢。

年來因為編訂《林紆翻譯作品全目》²⁾，搜羅到阿英所失錄林譯序文三篇。今抄錄如下，並略為解說，稔對林譯研究，不無少助。

一 《民種學》譯序

西人於國人之盛衰離合叛附有書焉，曰民史；又考其飲食服御營構之所從來，與夫部落種族之所自始有書焉，曰民種學。顧民種學之為書，追摹荒獷，刻劃駭樸，敘述衰涼，銓次而下，使讀者審窮裔之外，其為飲食服御營構諸制度，均有合於吾皇古羲軒巢燧之所為者。其書蓋深有裨於中國之學者矣。顧西人恒言中國歷史特紀朝廷一家一姓之事，無所謂民史者；又於民種一學，不立專科之書，民於遼古軼事殊病無所窺涉。嗚呼，中國固未嘗無民史也。東三省而外，列為行省者，厥數十八，省有志焉，郡有志焉，縣有志焉。其間冠族望冑，下逮寒細，苟有足紀，咸與著錄。



1) 北京，中華書局，一九六〇。

2) 收入《林紆的翻譯》，北京，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一。

外此尤有歲時、風土、寰宇、九域、廣輿諸記，采摭遺俗，收紀風謠，是獨非民史耶。若夫陳勝、吳廣、赤眉、黃巾之徒，則麗之正史，準諸西人民史之例，似陳勝、吳廣、赤眉、黃巾之徒，當別成一史者，則與中國之史體異矣。至民種一學，太史公之傳匈奴、朝鮮及西南夷，固已開其竅竇，病在未立專書，亦附之紀傳。然匈奴傳次在衛、霍之上，朝鮮、西南夷傳次在循吏、儒林之上。蓋史公當日已具文明思想，無外視異族之心。後儒能本此意而充擴之，當蔚然成爲鴻學。惜乎朱輔、洪皓、文惟簡、宇文懋昭諸人之書，如谿蠻叢笑、松漠紀聞、虜廷事實、遼志之類，皆粗言種類大致，不復詳備。嗟夫，嗟夫，使歐西不有腓尼基人方舟於地中海之外，黑魯度志斯弗起而踵跡其所爲，則亦不萌其拓地之思，而亞歷山大又何至以兵力剝割斐亞，哥倫布又安能奮其孤往之概，開闢全美，令四州民種洞然歐人之胸中，因而席文明舊基，鞭笞他種，指數其蚩鄙之俗，用爲拊笑耶？綜之西人之腦力思慮有高絕於黃人者，在不封乎其所已饗，而力趣乎其所未涉，因是威力遂方洋於全球之上，莫與捍格。勇哉，西人也。然因其所見著而成書，吾今得譯而讀之，猶坐召眩人陳幻戲於廡下，吾據堂皇觀之，不其逸乎。顧吾尤願讀是書者，知西人殖民之心不能一日置乎震旦。吾須嚴鑑其鞭笞他種、恣爲拊笑之故，用自惕厲，則蒙譯是書之意爲不負矣。光緒癸卯（1903）五月譯者識。

來按：《民種學》，德國哈伯蘭原著，英國魯威原譯。閩縣林紆、仁和魏易同譯。北京大學堂官書局印行，無印行日期。

哈伯蘭（Michael Haberlandt, 1860—1940），德國人類學家，所著 *Völkerkunde* 一書，是一入門書籍，一八九八年初版。近日刊佈魯迅在東京時所寫擬購德文書目，即有此書³。林譯所據是英人魯威（J. H. Loewe）譯本，*Ethnology*（London: J.M. Dent, 1900）。

此書罕見。朱羲胄《春覺齋著述記》置於“待訪蒐之書”，謂“此編之名，見《玉雪留痕》自序，而亦未獲見其書。”⁴曾錦璋《林譯小說研究》，則以爲“未詳刊否”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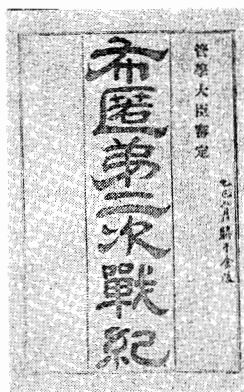
3) 收入《魯迅研究資料》，第四輯，一九八〇年一月，頁一〇三。

4) 收入《林畏廬先生學行譜記四種》，上海，世界書局，一九四九；重印本，改題《林琴南學行譜記四種》，台北，世界書局，一九六一，頁六四。

5) 收入《新亞學報》，第七卷第二期，一九六六年八月，頁二三六。

二 《布匿第二次戰紀》譯序

古之善兵者，必顧衛其根本，復能掀動敵人之根本，而後為得兵要。凡兵勢無兼顧四面者。三面應敵，一面即所謂根本之地，芻輓出焉，徵調出焉，健兒出焉。故必實力規劃根本之地，而後始言進取。進取之道，猶奕者之置碁，閒閒着子，初若不屑意，及其收局，而敵之命脈形勢已為所阨，則一二子之先着勝也。余觀乎布匿第二次之戰，韓尼伯以天人之資，策勇駕智，襲撲意大利全境。堪尼一戰，羅馬十萬眾皆覆，積尸如邱，流血成渠。加波阿為羅馬中樞腹地，首先納款。因而馬基頓、西西里颯飛景附。意大利南服，無一稟承羅馬號令者。羅馬之亡，殆如髮矣。顧余不能解者，太倫敦姆城外一小堡耳，韓尼伯用累年之力圖之，久不克。因之鐵法塔一軍不能久駐，加波阿無衛，復入羅馬。於是嵌攀尼亞全部遂斷韓尼伯馬迹。論者以為加波阿亡，韓尼伯之軍鋒挫矣。余曰不然，馬基頓之攻具絕兇也，西西星之亞奇默德又精于攻具者也。韓尼伯當移軍鐵法塔時，四日出問道至羅馬都城，獨不挾攻具，頓兵嚴城之下，走馬投槩，大掠南還，而加波阿之圍卒不解。弊猶不在無攻具以制羅馬也，在無水軍以靖意大利之南服。何以言之。西西里之梅雪納海峽與立力別姆一城，瀕海南部之鎖鑰也，羅馬已以重兵阨之。馬基頓可以通羅馬，又苦無水軍。意大利亞人為羅馬所訐，馬基頓終年防之，莫出一甲。太倫敦姆城外瀕海，可以通水軍者，而小堡復久不下。棋之先着已為羅馬所得。韓尼伯若能厚集海軍，搗此三險，南部當全入韓尼伯掌握，何至心懸南服，四面應敵，孤軍飄泊，不能陷入中堅。此羅馬所以徐徐得衛其根本，不為韓尼伯所掀動者也。不齊惟是。西班牙全部為加達斯與羅馬均利之區。當韓尼伯雄師越阿而迫司山時，考尼立司西比阿已以勁旅入據西班牙，又佔加達斯之勝着矣。及西比阿兄弟為韓尼伯之兄所戕，西班牙全境已為加達斯領土。顧馬鼓諸將庸才耳，若以重兵與漢司屈勒白耳，嚴阨壁累尼司山，一面經營全西，結以恩信，他日小西比阿能險度耶？迨漢司屈勒白耳那山



敗歿，全局瓦解。韓尼伯迴軍時，暮氣已深，甯有不敗。根本爲人掀動，此兵家之所深忌者也。嗟夫項王以蓋世之雄，匹馬橫劍，欲以甯廓區夏，乃英布叛九江，彭越反梁地，此正牽掣項王，令其左顧根本耳。若漢高之關中，項氏願能以一人一騎叩其城下耶，劉氏又焉不勝。究之羅馬共和之治，上下輯睦，將帥一心。加達斯諸將狂訐，動相猜忤，致敗之由，或基於此，殊不在形勝利便之得失也。悲夫。光緒癸卯（1903）閏五月一日閩縣林紓識。

來按：《布匿第二次戰紀》，英國阿納樂德原著。閩縣林紓、仁和魏易同譯。總發行所北京大學堂官書局，光緒二十九年（1903）九月發行。

阿納樂德（Thomas Arnold, 1795—1842），英國名教育家，曾任 Rugby 公學校長十四年。一八四一年，被委任爲牛津大學（Oxford University）的近代史皇家講座教授（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）。但他的史學研究主要是羅馬史，計劃寫一羅馬通史，因早逝未及完成，生前僅出版二卷（History of Rome, 1838, 1840）；第三卷死後出版（1843），未爲定稿，述加達斯（Carthage）名將韓尼伯（Hannibal, 247 B. C.—183 or 182 B. C.）抗拒羅馬大軍始末。及後，阿納樂德的孫子 William Thomas Arnold（1852—1904）據手稿重新編訂第三卷，更名 The Second Punic War（London: MacMillan, 1886）；此卽林譯所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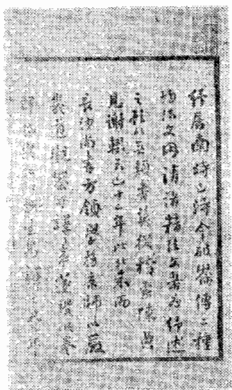
此書前人所輯林譯書目皆未著錄。僅橋川時雄《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》所載林紓傳提及⁶⁾。

6) 北京，中華法令編印館，一九四〇，頁二四七。

三 《拿破崙本紀》譯序

紆居南時，已得拿破崙傳二種，均法文，因請諸精法文者爲紆述之，顧以無類書，莫從稽索陳典，見謝。輟去已十二年。比北來，而長沙尚書方領學務京師，以嚴幾道觀察司譯事，遂授此卷俾紆與仁和魏生易譯之。凡二年，書成。證以岡埃爾本，僅得十八分之一。岡埃爾襲拿破崙第三後領法國，撫拾波奈巴遺事甚富贍，爲書十二巨冊，冊可三十萬言。畢譯之，非十五年莫就。紆力不能逮也。此卷去取向精審。洛加德英人右英，而於拿破崙尚弗肆醜詆。究得失自在，洛亦不能詆也。波奈巴霸業今日已燬燼不再蒸，然歐

西名公宿老尚摺括遺事，必欲鏡見其致敗之故，因之論議積疊。紆即有所見，恐亦無出其圍範，矧又無文，安敢妄序其書。譯成，但記其緣起，以俟能者。大清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）二月閩縣林紆識。



來按：《拿破崙本紀》，英國洛加德原著。閩縣林紆、仁和魏易同譯。總發行所北京學務官書局，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）七月發行。

洛加德（John Gibson Lockhart, 1794—1854）是名小說家、詩人司各德（Sir Walter Scott, 1771—1832）女婿；最有名的作品是《司各德傳》（Memoirs of the Life of Sir Walter Scott, 1837—38）。所著 History of Napoleon Buonaparte, 一八二九年初版。

此書習見者爲民國六年（1917）二月，上海商務印書館本，無譯序。前人多誤商務本爲初版⁷⁾。Compton 未見學務官書局本，但據林譯《利俾瑟戰血餘腥記》（The Conscript）、《吟邊燕語》（Tales from Shakespeare）兩序，考證本書約於一九〇四年秋譯竣⁸⁾，可謂卓識。

7) 朱義青《春覺齋著述記》，頁九；曾錦璋《林譯小說研究》，頁二七一。

8) Robert William Compton, "A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Lin Shu, 1852-1924," Ph. D. dissertation, Stanford University, 1971, pp. 305-306.

序文所提及“侗埃爾”爲 Adolphe Thiers (1797—1877)。所著 *Historie du Consulat et de l'Empire*，凡二十冊，成書於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六二年間；而繼拿破崙第三領法國，則在一八七一年。林序不無小誤。至謂“爲書十二冊”，乃就英譯本 *History of the Consulate and the Empire* (1893—94) 而言。

光緒三十年 (1904) 五月，林紓撰《吟邊燕語》譯序，謂：“長沙張尚書既領譯事於京師，余與魏君適廁譯席。魏君口述，余則叙致爲文章。計二年以來，予二人所分譯者得三四種，《拿破崙本紀》爲最鉅本，秋初可以畢業矣。”可以爲本序注脚。

長沙張尚書爲張百熙 (1847—1907)，字詒孫，號莖秋，湖南長沙人。同治十三年 (1874) 進士，二甲第六名，選庶吉士。光緒二十四年 (1898) 以內閣學士管理京師大學堂事務。(本職後改禮部左侍郎、左都御史、工部尚書、刑部尚書。) 光緒二十七年 (1901) 爲管學大臣，本職改吏部尚書。光緒二十九年 (1903) 十一月改稱學務大臣⁹⁾。

光緒二十八年 (1902)，張百熙聘嚴復 (1853—1921) 爲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總辦。羅惇勳 (1885—1924) 《京師大學堂成立記》謂：“又設編譯書局，……嚴復爲譯局總辦，林紓、嚴璩、曾宗鞏、魏易等副之。”¹⁰⁾ 《京師大學堂 (癸卯1903) 同學錄》亦謂：“譯書局總辦兼考校處嚴復 (幾道)，分譯常彥 (伯奇)、曾宗鞏 (幼固)、胡文梯 (步青)、魏易 (聰叔)，筆述林紓 (琴南)、陳希彭。”¹¹⁾

嚴璩是嚴復長子，嚴、曾、魏皆曾與林紓合作翻譯。《吟邊燕語》譯序所提及和魏易分譯者三、四種，當指大學堂官書局刊行的《民族學》、《布匿第二次戰紀》和《拿破崙本紀》。至於二人同時合譯的文學作品，如《吟邊燕語》，都是在工餘完成，多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。

又林譯《梅孽》和《怪董》二書序跋，阿英失錄，但以已收入朱羲胄書¹²⁾，

9) 錢實甫《清季新設職官年表》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，一九六一，頁七〇。張百熙傳，見《清史稿》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七七，卷四四三，頁一二四四〇——四二；《清史列傳》，上海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二八，卷六一，頁二一——二六下。

10) 收入《庸言》，第一卷第十三號，一九一三年六月，頁二——三。羅本人是編書局分纂。

11) 張靜廬《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》，上海，群聯出版社，一九五四，頁一三。莊吉發《京師大學堂》，臺北，臺灣大學文學院，一九七〇，頁一三八——一三九，一五四，僅提到嚴復爲譯書局總辦，未及林紓諸人。

12) 朱羲胄《春學齋著述記》，頁二三，二五。

人所習見，不復掇錄。

附言：譯序書影承上海胡道靜先生、紐約 Terry Kelleher 女士攝寄，書此誌謝。

1982年1月5日

(Mā Tàilái)